

仓皇

刘汀著

『新梦想』小说系列

卷外借



西苑出版社

仓皇

·
刘汀
著

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仓皇 / 刘汀著. -- 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151-0650-2

I. ①仓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6551 号

仓皇

CANGHUANG

刘汀 著

出品人: 赵晖

责任编辑: 汪莉

责任印制: 陈爱华

责任校对: 刘娟娟

书籍设计: 广岛 (@ 广岛 Alvin)

出版发行: 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13

电话: 010-88636419 传真: 010-88636419

印刷: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*500 毫米 1/32

字数: 52 千字

印张: 4.75

版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51-0650-2

定价: 31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老钱迫于生活的压力和现实的无奈，做过各种营生，从卖包子到卖水产、做裸模、扎纸活等，甚至几次想要自杀，其中也掺杂个人的感情纠葛。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让人反思，有时也会感同身受。以“仓皇”为名，正是主人公真实的生活写照。

赴死

三十岁的老钱一直期待着和自己的姓氏相般配：有钱。

但事实与此相隔很远，三十岁是他人生中不尴不尬的年纪，既不能再茁壮成长，又难以秋后收割，最重要的是老钱在买完一笼包子和一杯豆浆之后，身无分文，彻底走向了和自己姓氏的反面。

豆浆馊了，老钱喝了一口，吐出了嚼到一半的包子，怒气冲冲地找摊主说理。摊主对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，说要么换一个，要么找你一块钱。

“明明一块五，凭什么只找一块？”老钱问。

“塑料杯子又没坏，豆浆一块，杯子五毛，除掉杯子钱只能找一块。”摊主说。

“一块就一块”，老钱说。

现在，老钱不能说自己身无分文，他手里攥着一枚冰凉的硬币，一面是个凸起的1字，一面是朵怒放的菊花。看着银白色的菊花，老钱突然来了灵感。他一路小跑，到了街心公园，那里有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坛，这会儿，除了一些晨练的老头老太太，没什么人。他间苗一样揪了一捧乱七八糟的各色菊花，又急匆匆跑到了大街上，叫卖起来。

这阵儿，刚好太阳出来了，万道金光洒在老钱身上。对面携手过来一对情侣，老钱迎上去，他们却分开了；对面又走过来一队晨练完的老头老太太，路过老钱身边，其中的一个站住，说：“小伙子，节哀顺变啊。”

老钱愣在那儿几秒，没说什么，转身往中字路走去。中字路 and 山字路交叉的西北角，是南城医院。老钱在南城医院门口站了半个小时，终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上前：“你这花是卖的？”老钱

点点头。多少钱，小伙子问。五块，老钱说，最少四块。我就是去看个死人，犯不上花那么多钱，小伙子转身要走。老钱急忙说，你给多少？小伙子掏出一块钱，老钱把花都给了他。

我现在有两块钱了，他想，两块钱能干什么呢？两块钱怎么才能变成更多的钱呢？

街边彩票投注站的老板娘推开了门，头发如乱草，衬衣肥大且没戴胸罩，大半个奶子一起一伏地跳跃着。老钱有了主意，两块钱能买一张彩票，对，就买一张彩票，要么中大奖，要么就从南城医院最高的那层楼上跳下来。这事就变得简单了。

“卖吗？”老钱上去问。

“刚开门，机器还没打开。”老板娘说着，把桶黄褐色的尿倒在了门口的下水道里。

老钱就在门口等，看她收拾床铺，打开机器，洗脸刷牙……老钱的目光很大胆，专看活跃温热的

物件，老板娘似乎完全不在乎他在看自己。此时的清晨于他，是格外不同的，他将自己的命运完完全全交给了他不了解的神秘力量，并希望它能垂青自己；而事实上，老钱内心里深深地知道，被垂青的概率和自己跳楼后活着的概率一样，微乎其微。但微乎其微不等于没有，对不对？某种程度上，这也算是对命运的一种……抗争，对不对？

路上人渐多，各种店铺逐一开门迎客，发廊小姐还没化好妆，却把音响打开了，时下最流行的歌瞬间笼罩了半条街。老钱看见，每个人都像上好了发条的钟，准时准点地在生活中行进着，从他们的脸上看不见喜怒哀乐，或者说，即便有喜怒哀乐也都是不关性命的，不影响他们活下去，他们也就不去在乎了。

不知道为何，这一天的老钱敏感而多思，他暗暗想起自己读初中时语文老师的一番话。那个姓韩

的老头，粉笔敲着讲桌哑着嗓子说：“钱小溪呀，有点诗人气质。”事实上，老韩头经常这么和小朋友们说，他原来却是个城里小有名气的诗人，“文革”时被整，红卫兵们把他的诗稿烧成灰，兑上水让他喝下去，嗓子坏了。他们还是不放过他，后来实在受不了，老韩偷着跑到丰镇——也就是老钱家所在的镇上躲了起来。他埋名不隐姓，过了几年和一个寡妇结婚，生了个女儿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当了中学老师，教语文，但再也不写诗了，只是每一年都会对着几个孩子说：“很有些诗人气质了！”看见报纸、杂志上分行的文字，就嘴唇哆嗦，激动万分。也有人问：“韩老师，你看那些诗，到底有啥好？又不是水浒三国，关羽走麦城，李逵打李鬼，有啥好瞅的？”老韩就会扯扯衣领，端正严肃地说：“你不懂，诗么……”然后没了下文，究竟怎么样也说不出来了，慢慢地人们都知道他精神上

有了点毛病，也就不问了。

有的孩子捕到老韩的弱点，写作文的时候就爱三五个字分一行，三百字的作文其实只写了三十个字。老韩见了这样的卷子眼睛放光，竟然也给及格分，惹得许多家长来告状，说语文老师糊弄。其实老韩的讲课水平是不差的，上面来人检查，常常是老韩做公开课，听得学生一头雾水，领导们也都被他这边一句那边一句的引用给镇住了。末了，有灵透的小孩带头鼓掌，一个班级的人都跟着鼓，气氛就热烈，俨然是一次成功的公开课，胜利的公开课。检查的领导们看学生如此，也不好露怯，都说：“果然是写过诗的人，讲得好啊。”于是老韩也就多少有了点地位，家长们的理由不足以告倒他，他继续讲他的课，敲打着顽皮孩子的脑壳。

老钱想起老韩当年的话，脑壳正中冰凉至极，恍然醍醐，却被一声高喝打断：“彩票，两块

钱……”肥胖老板娘终于打开了机器，咔咔地打出了本日第一张彩票，不足一握。

这年头，啥人都想中大奖，我卖了十来年彩票了，还没出过一次大奖呢。

老钱无意于她说了什么，拿了彩票急忙要刮开，边刮边问：“一等奖号码是多少？”

毛病，老板娘骂他，中奖号码还没公布，今天晚上才公布，看电视，市台7频道。

老钱愤怒了：“怎么能晚上才公布呢？这不是坑人吗？”他把仅有的两块钱投进去了，就是想马上看看自己的命运能不能一下子改变。这拖到晚上算怎么回事？晚上医院大门关了，根本上不了顶层，再说自己也没地方去看电视啊。

老板娘见多了穷凶极恶的彩徒，依旧甩着一身肥肉准备每日开门前的日常事务。老钱捏着那张彩票，昨天夜里的事情忽然进到脑海：女人离他而

去，轻轻挥一挥衣袖，带走了他所有的钱财——三万两千七百八十六块。这个叫春桃的女人，身材苗条，面若桃花，性欲旺盛，一年前因为一次偶遇和老钱走到了一起。老钱曾想过和她结婚，春桃也想过嫁给他，但突然有一天老钱不行了，不管春桃用什么方式挑逗，老钱都不行，情感的危机竟然就是从性的危机开始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春桃遇到了当年追求过她的小学同学孙大胖子，并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孙大胖子的肉体中。

从情感上说，是春桃对不起老钱，但春桃行走江湖七八年，早已锻炼得炉火纯青了，她仅仅使出了七种武器中的三种，就彻底把她离开老钱这件事变成了老钱对不起她的一种无奈之举，春桃说：“老钱，我不想走，真不想走，我和你有感情，没感情也不会陪你睡好几百天觉。我也想着嫁给你，给你生娃，和你和和美美地过日子……可是老天也

想不到你……你这个样吗？你晓得，我是一定要生几个娃娃的，老钱你现在不成，甬说生娃娃，啥都不行。我还要活命，老钱你说了要给我一辈子幸福，让我一年天天都高高兴兴地，可我又不是个母狗，吃饱喝足就高兴，我是人，二十多岁的女人，正当壮年呢，答应我的话都不算数，我这心，跟拿剪子铰一样疼，我爱你，可谁爱我呢？”

话说到这，春桃就哭起来，不是那种号啕大哭，而是悄无声息地掉眼泪。这让老钱觉得，春桃哭得真没装，她的无奈是实实在在的无奈。春桃的泪水不知不觉就把大襟给浸湿了，一把把老钱的脑袋拉到怀里，就在两个乳房之间，这块老钱无数次匍匐喘息的地方，他不止一次埋头此处，觉得是馨香温暖，但这一次在湿大襟里却是凄凉的冷意。

“我要最后一次给你了，我想最后一次看看你行不行，你行，我就踏踏实实和你过日子，其实，

我顶不喜欢孙大胖子了。”

老钱终究还是不行，而且这一回，他甚至觉得自己心里连勃起的欲望都没有，更不用说身体上。他觉得自己被人给化学阉割了，从此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废人。

“我对不起你，春桃。”

老钱终于吼了出来，然后就翻箱倒柜找东西，他给春桃买的真假首饰，褥子底下的钱，裤兜里的钱，所有的钱都给春桃了。

春桃还是哭泣。

“我对不起你，我爸不是什么高干，我骗你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”

春桃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不是图你的钱。说着，把老钱的钱都划拉到一个坤包里。老钱，我走了，我奔活路去了，哪一天你要是再行了，我还愿意伺候你，可那时候我就是孙大

胖子的婆娘了，我愿意背着他伺候你，我对你有感情，情深深雨蒙蒙……”

我恨胖子，从小到大，欺负我的都是胖子。老钱说。

春桃走后，老钱把她丢下不穿的衣服卖给院里收破烂的陈嫂，换了二十块钱。拿着这点钱，他中午下了顿馆子，吃了三张馅饼加一瓶小烧锅，回去睡满整个下午和夜晚，凌晨四点晃晃荡荡出了门。

老钱想死，活得没意思，虽然他也不清楚什么叫意思或到底怎么个意思，但就是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干吗活着。

我爹活着，是为了把我、我弟和老妹养活大，结婚生子。

我娘活着，是为了给老爹做饭。

我妹活着，是为了将来成为大明星。

我弟活着，是为了让自行车的轮子转起来。

我呢？我为啥呢？我咋从来都没想过为啥活着呢？前一阵，好像是为了春桃，为了每天黑天搂着春桃软软的身子睡觉。现在春桃没了，我还活着干吗？

想来想去，老钱在这迷宫里没找到出口，倒是以前从没想起来的一个字让他兴奋——死。这玩意儿，大概和所有周围的人都不一样，和春桃不一样，和孙大胖子不一样，甚至和死去的爷爷奶奶也不一样。于是，这生活里有一辆等了他很多年，要拉着老钱去往一个他终于有些期望的地方了，他在大街上寻找这辆死亡之车。

死法太多了，老钱一一盘算着各种死法的利弊：从小城里仅有的几座立交桥上跳下去，被车撞死。不行，老钱不是一个爱麻烦别人的人，自己死了干净，司机可倒霉了。要这司机是市长、局长、

得受点处分；要是个开三轮车的撞了自己，这一家子人就算毁了，我老钱不能干这缺德事。割腕抹脖子也成，就是怕疼，再者说，家里连把快一点的菜刀都没有，也没富余钱，去小卖店偷人家的没开刃，不好。上吊不敢，勒得脖子疼，还听人说吊死的人耷拉一尺多长的舌头，舌头哪有那么长？耷拉半尺也不好看啊。老钱还想过找人打一架，你好比说去年揍过他的小痞子何大猛，拎着砖头和他打，他要是片刀抡过来，就迎上去，不躲，让刀片直愣愣、咔嚓嚓地砍进脑瓜瓢子。怎么的，何大猛，傻眼了吧？你不是猛吗？你不成天跟人耍横装厉害吗？说啥你在监狱里待过，脚踢南城劫匪，拳打北城流氓。你不是吹牛自己杀过人吗？这回让你白刀子过来，红刀子出去，让你把我砍成两半，你这辈子就等在监狱里待着吧你。又一想，太狠了点，似